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紀卷十七

晉　袁宏　撰

孝安皇帝紀第十七

建光元年春正月高麗寇玄菟二月辛亥大赦天下三月辛巳皇太后鄧氏崩癸未大斂封大將軍隲爲上蔡侯丙子葬和熹鄧后初上少號聰明故太后立之後有不可意上乳母王聖知之見太后久不歸政恐有廢置

意中常侍黄門郎李閏為上伺候及后崩因言鄧悝兄弟嘗從尚書鄧防取廢帝故事謀欲立平原王為帝五月庚申有司奏故金吾悝屯騎校尉弘步兵校尉閶大逆無道宜追奪爵土以明褒貶遂免悝子廣宗弘子廣德等爵宗族皆免歸本郡以隲不豫謀徙封沙羅侯行道為郡縣所逼隲與鳳自殺廣宗隲從弟遵約皆自殺唯廣德母與閻后同産故得免以樂安侯康賢而有行徵為太僕卿初河間孝王子蠡吾侯翼與諸王子朝京

師鄧太后善翼之為人也封翼為平原王因留京師及
太后崩上以翼謀圖不軌竊闚神器乃貶翼為蠡吾侯
封中常侍李閏江京為列侯賞發鄧氏之謀也大司徒
朱寵隲之所舉乃肉袒輿櫬上疏曰和熹皇后聖善之
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厚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
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之
祐宜蒙謙約之報橫以宮人單辭事不可信隲等父母
羣從不以壽終尸喪流離逆天感人宜皆還葬寵其遺

孫以沓亡䰟安帝初天降災疫百姓饑饉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反叛隲等崇節儉罷力役推賢進能盡心王室故天下賴以復安乃被誅責其事闇昧衆庶多稱其冤上既聞之又感寵之言乃切詔州郡還隲等喪葬于舊塋使使祠以中牢諸從兄弟歸京師

袁宏曰夫吉凶由人而存亡有地擇地而處君子所以無咎也長木之剽其勢必顛勢極故也勢極則受患故無全物焉然則貴盛之極傾覆之所由也外戚則尤甚

焉得之不以至公宰割之日久也夫人君之勢非不高且極也置君於無過之地萬人莫之計人臣則不然比肩而立相與一體也操大權於天下萬物之所惡也周公且猶狼狽而況其餘乎夫憑寵作威以取傾覆理固然矣若乃推心向善而不免闇昧之誅所處之地危也死而不異二者自處之道然均未達擇地之方昔楚人三世殺其君將立王子捜捜逃之丹穴楚人承以玉輿熏之以薪乃出故曰王子捜非惡為王惡其為已患也然

則外戚之患也非徒一巳焦爛而歴代貴寵未有不同其患者豈不哀哉戊申有司奏尊清河王為孝徳皇帝左姬為孝徳皇后宋貴人為敬隱皇后左姬犍為武陽人父坐事姬與姊妹俱入掖庭和帝時詔分宫人賜諸王以姬為清河孝王姬有令色王絶重之生孝安帝於是天子始親萬機尚書陳忠以為首政之初宜徴天下隱逸乃詔公車以玄纁徴南陽馮良汝南周燮皆稱疾不至良字君卿少為縣吏從尉迎督郵良恥厮役因毁其

車馬壞其衣冠絶迹遠遁妻子見敗車壞衣皆以猛獸所食遂發喪制服良至犍為從師受業十餘年還鄉里雖處幽闇必自整頓非禮不動鄉里以為師舉賢良方正敦朴皆不行變字彥祖敦詩書非法不言所與交游者不過三四人室家相待如賓客化行鄉黨舉孝廉茂才公車再徵皆不就上新聽政開諫諍路尚書陳忠以直言日至恐人主不能容乃上書通廣帝意曰臣聞人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言忠臣盡蹇蹇之節不畏逆

耳之誅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袁盎人豕之喻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孝元容薛廣德自刎之諫陛下崇寬厚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責躬咨訪羣吏言事者新蒙採録顯列二臺必承風而靡争效切直如有管闚愚見妄陳得失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宜優游寬容以遵四帝之緒也秋七月已亥大赦天下八月甲子故司徒劉愷為太尉九月戊子上幸衛尉馮石府賞賜玉玦冬十二月丙申乃還宫已丑郡國三十五地震

壞城郭壓殺人本志以為安帝不明宫人與王聖專權之應也鮮卑寇玄菟庚子絶大臣服三年喪尚書陳忠上疏曰昔先王孝治天下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人生三年乃免父母之懐先聖縁情著其節制故曰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周室陵遲禮制衰廢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

建武初撥亂之世國政草創人倫未厚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禮義之廢實由於此然仁道無遠弘之即是故籍田之科起於太宗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于元成三雍之序備於永平大臣送終于今乃章聖功美業於是乎在孟子有言老以及老幼以及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臣子之心則海内羣生各得其所上不從

袁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為善者也因其

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冬十月羌寇張掖武威十二月高句麗圍玄菟

延光元年春夫餘王遣兵助玄菟使貢獻三月丙午大赦天下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人帛三匹夏四月京師地震癸巳司空陳褒以災異免於是猶有風雷之變有司復以追咎三公尚書僕射陳忠上書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天子三公入則參議政事出則司察羣后然

王者虚已待以殊禮在輿為軾在坐為起漢典舊事丞
相所總靡有不聽今之三公有古之名而無其實選舉
誅賞一由尚書尚書之任重於三公陵夷已来其漸久
矣近以地震策免司空今言者復欲切譲三公以觧天
意臣愚闇竊信宋景克已之誠孝成皇帝時妖星守心
納賁麗之說令丞相方進自裁卒不蒙其福以此況之
是非之分具可詳見今尚書奏事有所請造及決天下
罪法不依故事者宜使左右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

古典之義下防威福之專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權衡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在襃崇大臣待下以禮九卿疾病使者臨問加賜錢帛皆忠之議也遷尚書令司隸校尉初忠父太尉寵守正不事諸鄧故忠不得志於其門及鄧氏被誅衆庶多冤之而忠數上書陷成其惡奏劾司農朱寵太子之廢諸名臣來歷等守闕固争忠又劾奏當世以此譏忠五月庚戌宗正劉授為司空秋七月癸卯京師地震庚辰高句驪王乞降八月羌

寇涼州戊子陽陵寢殿火本志曰棄法律逐大臣殺太
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為火失其性而為災也令裴
於先陵此天子將變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以自翦如
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辛卯黄龍見九真九月戊申郡
國二十七地震冬十月鮮卑寇鴈門定襄十一月鮮卑
攻九原
二年春正月燉煌太守張璫上書陳邊事曰臣在京師
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

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今北虜呼衍王等展轉蒲類
秦海左右可發張掖酒泉屬國之吏士義從合三千五
百人集崑崙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
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
將士五百人四部供其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亦
不能則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尚書
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
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忿怒深惟久長之計

命遣虎臣浮河絶漠窮破虜庭當斯之時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縻於盧山之壑府庫殫竭杼軸空虛算至車船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規酒泉燉煌四郡以隔南羌開三十六國妻以公主以斷其右臂是以單于孤特竄遁遠藏至於宣元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洽西域内附日久區區東望叩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

國從矣若然則北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逼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今議者但念西域絶遠恤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方今邊郡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燉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民吏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戒臣以為燉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三十六國建屯益兵宣揚雷風翼以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於是從之夏四

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爲野王君聖女婿劉瓌爲朝陽侯司空楊震詣闕上書曰臣聞高祖與羣后約非功臣不得封攻城野戰棄身沙漠降服百蠻不羈之虜然後得受茅土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亾弟及所以别親疎殊適庶尊國體重繼嗣防淫慕絶姦謀百王不易之道天子不專封封有功諸侯不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德但以配阿母女既忝位侍中一時之間超至封侯稽之舊制不合經義行人喧譁百寮不安臣誠知言與罪俱辭

與宰會忝當台翰之任故不敢不盡言之上不從又為
阿母起第舍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
儲九年耕有三年之儲故堯之遭洪水民無菜色傳曰
國無三年之儲非其國也故豐年加禮凶年減除臣伏
念災害發起彌以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羌虜
抄掠二邊雲擾戰鬬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恒不足
給殆非社稷安寧之術伏見興起津城門內第舍雕繕
之飾窮極巧妙使者將作轉相逼促盛夏土王攻山採

石百姓布野農民廢業臣聞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上不從冬十月辛未太尉愷久病罷司徒楊震為太尉是時京都郡國三十七地震

三年春二月丙寅上與太子行幸泰山復濟陽今年田租戊子鳳皇集濟陽賜見者帛二十匹鳳皇所過亭部無出今年租賜天下男子爵二級壬辰祠五帝于汶上明堂戊戌祠孔子于闕里及七十二弟子遂幸東平魏

郡河内壬戌太尉楊震策免初河内人趙騰詣闕上書陳得失詔收下獄考治震隱其狂直上䟽曰臣聞堯舜之朝設直諫之鼓誹謗之木蓋欲闢廣四門開直言之路轉采負薪盡賢愚之情也乞全騰性命以納芻蕘之言不從騰竟死於都市中常侍樊豐等由是共稱譖震騰死之後深用怨懟乃策免收震印綬遣歸本郡到洛陽沈亭震顧諸子謂門生曰人非金石死者士之常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樊豐之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王

聖之傾亂而不能禁知帑藏虛竭賞賜不節而不能實何面目見日月身死之日但雜木為棺勿漆布單衣才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遂仰鴆而死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博學無所不究數十年不應州郡之命衆人謂晚暮而震志業愈篤年過五十乃應州郡之命大將軍鄧隲聞而辟之以為賢舉茂才累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也密

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君知我知天知地知何故無知密

慙愧而出震言行不媿於心皆此類也子孫常蔬食步

行故舊長者或諫令為開産業震曰使後世稱清白吏

子孫以此遺之不亦貴乎及為公卿敦古守朴推其誠

心每言事不為文辭意在匡主絶姦而已子秉以義正

知名

袁宏曰夫生而樂存天之性也困而思通物之勢也愛

而效忠情之用也故生苟宜存則四體之重不可輕也

困必宜通則天下之欲不可去也愛必宜用則北面之節不可廢也此三塗者其於趣舍之分則有同異之辨矣統體而觀亦各天人之理也是以君子行已唯心所託焉古之道術有在於此者明夷隱困而不恥箕子之心也甯俞聞其風而悅之舍否之通利見大人微子之趣也叔孫通聞其風而行之諫以獨君死而不貳比干之志也楊震聞其風而守之此數賢者雖行其所聞殉託不同皆終始之道而不內媿於心者也是以聖人知

天理之區別即物性之所託混衆流以弘通不有滯於一方然後品類不失其所而天下各遂其生矣然君子之動非謀於衆也求之天地之中款之胸懐之内苟當其心雖殺身靡軀未為難也苟非其志雖舉世非之而不沮也夏四月戊辰光禄勲馮石為太尉五月南單于左日逐王燒當部扶渠當等反秋八月辛巳大鴻臚耿珍為大将軍戊子麒麟一白虎二同見陽翟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太子嘗有疾避于野王君王聖

第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古與中常侍江京樊豐及聖永等爭言相是非遂誣譖男等皆幽死獄父母妻子徙日南太子思戀男等數為歎息聖永懼有後患乃與京豐共譖搆太子是時閻后寵盛京豐媚於閻顯等信之遂與后共助毁太子上召大將軍公卿議太子應廢大將軍耿珍等曰是不宜奉適嗣太常桓焉太僕来歴廷尉張皓曰邴古等所議謀太子不知經說年未十五過惡不在身太子少宜選忠良師叉輔以禮義廢置重事

此誠聖恩所宜詳審上使中常侍奉詔脅諸大臣大臣皆失色來歴獨固爭之上乃免歴官削爵土是日太子廢於是光祿勳祝諷中郎將閭丘弘符節令張敬太中大夫第五頡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泰羽林右監孔顯治書侍御史龍調衛尉丞樂闓城門司馬徐崇開封人鄭安世等守闕上書訴太子之冤癸巳令天下死罪減一等徙邊戍亡命贖罪者各有差辛亥黃龍見歴城庚申晦日有蝕之冬十月壬午鳳皇見新豐本志曰

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龍蛇之孽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則有羽蟲之孽鳳皇者陽明之應也故非明王則隱而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皇者多為羽蟲之孽是時上信讒免楊震廢太子不哲之異也丁亥行長安祠陵廟十二月乙未黃龍見琅邪是歲京師郡國二十二地震

四年春正月壬午黃龍二麒麟一見濮陽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庚申上幸宛當祠章陵覺體不安乙丑疾篤

自宛還徵濟北河間王子年十四已下七歲已上詣京師進號皇后母宜春夫人為滎陽君丁卯帝崩於葉不發喪庚午還宫辛未乃發喪皇后與兄閻顯謀以所徵濟北王子北鄉侯懿為帝嗣以閻顯為車騎將軍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夏四月丁酉太尉馮石為太傅司徒劉熹為太尉參録尚書事故司空李郃為司徒有司奏大將軍耿珍中常侍樊豐野王君王聖女永下獄誅已酉葬孝安皇帝於恭陵六月乙巳大赦天下

冬十月丙午蜀郡越嶲山崩殺四百餘人辛亥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中常侍江京等謀曰前不用濟北王今立之後必怨人乃言於太后徵濟北王河間王子將以為嗣初太子之廢居於德陽殿西鍾下中常侍黄門孫程王成王國等常懐憤懑謀欲立之以告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殺中常侍江京陳達劉安于省門之外王成以劒脅李閏曰太子之廢天下咸怨今北鄉早薨安帝無嗣太子聰明天將啟之從我乎閏許諾成乃與閏召尚

書令僕射已下到西鍾下立濟隂王爲皇帝時年十一
升雲臺詔百官顯聞帝立懼不知所為小黄門樊登曰
何不發兵擊之顯以太后詔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
將閻景將兵屯平朔門登引詩等入省顯謂詩曰濟隂
王立非皇太后意璽綬在此苟盡力效功封侯可得太
后使授詩等曰能得濟隂王者封萬户侯李閏者五千
户侯詩等皆許諾卒被名所將吏士少顯使詩與登迎
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歸營知事將敗乃格殺登閻景

歸衛府收兵將欲作亂是時尚書郭鎮勒兵詣闕遇景於公車門鎮下車詺景景以刃斫鎮鎮抽劒斬景戊午使御史詣崇德殿收顯等親族下獄誅妻子徙日南初上之廢閻后豫焉議郎陳禪議以為太后與上無母子之恩當廢羣臣咸以為宜司徒掾周舉説司徒李咸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武姜謀殺莊公秦始皇與母隔絶感考叔茅焦之言修復子道斯皆前世之迹書傳之所美也今諸閻新誅太后不悦恐悲生疾如

從禪讓若有變異後世歸咎明公不刊之事也以聞上從之丁卯以王禮葬北鄉侯辛巳封孫程王國等十九人為列侯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免十二月詔曰朕以不德纂承洪緒令陰陽不和疾疫為害思聞忠正以匡不逮其令三公卿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楊震門下人訟震之冤天子嘉震之忠除二子為郎賜錢二十萬以禮改葬之是日有大鳥翼廣一丈三尺集于柩前低頭淚出衆人莫不驚覩葬畢飛而沖天甲

中少府陶敦為司空

後漢紀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紀卷十八　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費恩綸

後漢紀卷十八

晉　袁宏　撰

孝順皇帝紀第十八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人帛三匹辛未皇太后閻氏崩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臣免司徒李郃以疾疫策罷二月甲申葬安思閻皇后

丙戌太常桓焉為太傅大鴻臚朱寵為太尉長樂少府朱倀為司徒凡三公居位或不書史失之也封尚書郭鎮為定頴侯是時司隸校尉虞詡糾正邪枉無所迴避中常侍張防等專權縱肆詡奏免之防遂譖訴詡等作威福帝怒下詡獄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訟詡冤上引見之程賢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即位而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無所迴避反拘繫

常侍張防贓罪明正陷構忠良今星守羽林其占宫中有姦臣宜急出詡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直上後程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即趨東廂上召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遂諷尚書奏詡會赦以贖罪免死秋九月有司奏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為司隸校尉虞詡訶叱左右謗訕大臣妄造不祥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師益其驕溢詔免程等徙為都梁侯程怨恨封還印綬更封為宜城侯冬十月辛巳天下囚

減死一等徙戍邊亡命贖罪各有差丁亥司徒朱倀以疾疫罷司空陶敦有罪免光禄勲許敬為司徒廷尉張晧為司空甲辰詔曰朕以不德統承大業虐氣流行厲疾為災重以水潦秋稼漂沒每州郡所出惻然自傷其令當輸令年租者一切勿責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遼東三月戊申詔徵南陽樊英江夏黄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隱居教授受業者自四方至安帝時博士公車徵皆不

至及於是時又固辭疾篤乃詔郡縣禮致之英既至天子為設壇席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遂稱疾篤賜告歸復追下詔以光禄大夫家居所在縣賜穀千斛常以八月存問高年時致羊酒如前世故事英辭讓不受有詔喻旨勿聽英居家有法度篤於鄉里自陳寔之徒少時從英英嘗臥病使坐妻遣婢拜問疾英下牀答拜寔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又有鄰人子止英家每醉呴呼英曰其父臨死以相委屬故收養之寔常以

此稱馮公卿大臣多薦江夏黃瓊之賢於是公車徵瓊至即稱疾不進有司劾以不敬詔下縣次引致瓊不得已前就徵拜侍中賀純楊厚亦篤行士夏六月乙酉改殯皇妣李氏追尊曰恭愍皇后初皇妣以宫人得幸於安帝而生上閻后妒之賜鴆死於城北上即位左右以聞上歔欷發哀乃親到瘞所號咷斷絶秋七月丙戌朔日有蝕之西域長史班勇請兵擊焉耆漢發河西四郡兵三千人詣勇燉煌太守張朗有罪欲以功自贖即便

宜領諸郡兵出塞初勇發諸國兵使龜茲鄯善自南道入勇將諸郡兵率車師六國兵自北道入會張朗乃要徑自尉黎入焉耆王請降於朗既而不出漢兵罷還焉耆王卒不加誅漢以兩將不和皆徵免故勇不論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漢陽地震屋壓殺人乙未詔曰京都地動漢陽尤甚加以比年民饑饉夙夜祇懔羣公卿士其深思古典有以消災復異救此下民忠信嘉謀靡有所諱其勿收漢陽今年田租秋七月丁酉茂陵園

火九月鮮卑寇漁陽十二月乙亥太傅桓焉以辟名非其人免

四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天下丙子帝加元服賜公卿已下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帛人一匹五月漢陽都尉獻大珠詔曰海内有災太官減膳都尉不宣揚本朝德化而獻珠求媚今其封還

袁宏曰夫飢而思食寒而欲衣生之所資也遇其資則粳糧緼袍快然自足矣然富有天下者其欲彌廣雖方

丈黼黻猶曰不足必求河海之珍以充耳目之玩則神勞於上民疲於下矣夫萬物之性非能自止者也上之所為民之準的也令以不止之性而徇準的於上是彌而開之使其侈競也古之帝王不為靡麗之服不貴難得之貨所以去華競以嘿止喧也夫上茍不欲則物無由貴物無由貴則難得之貨息難得之貨息則民安本業民安本業則衣食周力任全矣夫不明其本而禁其末不去其華而密其實雖誅殺日加而奢麗逾滋矣秋

八月丁巳太尉朱寵司空張皓以陰陽不和免癸酉大鴻臚龐參為太尉太常王龔為司空冬十一月司徒許敬策免宗正劉俊為司徒朱寵字仲威京兆杜陵人也初為潁川太守表孝弟儒義理冤獄撫孤老功曹主簿皆選明經有高行者每出行縣使文學祭酒佩經書前驅頓止亭舍輒復教授周旋阡陌觀課農桑吏安其政民愛其禮所至縣界父老迎者常數千人寵乃使三老御車問人得失百姓翕然治甚有聲寵以正月歲首宴

賜羣吏問公曹吏鄭凱曰聞貴郡山川多產奇士前賢
往哲可得聞乎對曰鄙郡炳嵩山之靈受中岳之精是
以聖賢龍蟠俊乂鳳集昔許由巢父恥受堯禪洗耳河
濵重道輕帝遁世高跱樊仲父者志潔心遐恥受山河
之封賤天下之重抗節參雲公儀許由俱出陽城留侯
張良奇謀輔世玄筭入微濟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
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於輔成胡元安體曾參之至
行履樂正之純業喪親泣血骨立形存精誠洞於神明

雉兔集其左右出於頳陽趙義山英姿秀偉逸才挺出究孔聖之房奥存文武於將墜文麗春華辭蔚藻績出於昆陽杜伯夷經學稱於師門政事熙於國朝清身不苟有於陵之操損已存公有公儀之節以榮華為塵埃以富貴為厚累草廬蓬門藜藿不供出於定陵寵曰太原周伯況汝南周彦祖皆辭徵聘之寵隱林藪之中清邁夷齊德擬古人恐貴郡之士未有如此者也凱對曰此二賢但讓公卿之榮耳若許由不受堯位樊仲父不

屈當世以此準之不以遠乎寵徵入為大鴻臚拜太尉自為宰相數抗直言雖為三公臥布被僅能覆身食脫粟米藜藿不厭子弟同衣而出并日而食將薨遺其子曰吾本寒賤諸生才非周幹横受朝恩位過其任不能竭身報國負責深重身沒之後百僚所賻贈一無所受素棺殯斂疏布單衣無設紱冕斂畢便以所有牛車夜載喪還鄉里勿告羣僚以密靜為務許敬字鴻卿汝南平輿人也為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

敬不忍與惡人連席由是知名舉茂才除南昌令以土地卑濕不可迎親親老則棄官歸供養辟司徒府稍遷江夏沛相自光禄勲入為司徒敬以臧否為已任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直道而進無所屈撓三家既敗多有染汙者敬居然自適引謗不及已當世以此奇之

五年春正月疏勒大宛莎車王遣使貢獻夏四月京都旱冬十月丙寅天下繫囚皆免死一等徙邊戍

六年無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丑立皇后梁氏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后梁商女也初梁竦中子雍生商商襲父爵為乘氏侯商生三男四女長曰冀次曰不疑次曰蒙長女田次姬即后也次阿重后生有光影之祥及長好史書治韓詩大義略舉以列女圖常在左右宗族中外咸敬異焉商謂諸弟子曰我先人鎮撫西河全濟生民使免虎口之害所活

者不可勝數而大位不究夫積德之報不及其身必流福子孫當因此女興邪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之驚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未嘗見之於是以為貴人拜商侍中屯騎校尉貴人有寵從容言於上曰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螽斯之福則百祚之興也願陛下思天行之普達均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於是上愈嘉之親寵益固三月庚辰大赦天下夏四月有司依舊制加梁商位特進增國土商上書讓

曰祿命過厚受祖考多福又託日月末光以斗筲之材
乘君子之器懼有負乘之累不守歷世之榮誠不如舊
制與左賢同科書十餘上帝輒敦喻之商又上書讓校
尉曰臣託椒房被蒙榮寵兼官二職非材所堪受寵戰
慄驚懼惶戚不遑寧處披露赤誠敢遂狂狷謹上屯騎
校尉印綬上乃許馬以特進就第賜安車駟馬須之拜
執金吾冬十月望都狼食數十人本志曰言之不從則
有毛蟲之業京房易曰君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

身厥災狼食人辛酉詔天下死罪囚減罪一等亡命贖罪各有差鮮卑寇遼東十一月丁未東平王敞薨敞有孝行喪母三年如禮詔書增戶五千是時長吏數易去就煩費尚書左雄上疏曰臣聞柔遠能邇莫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賢是以皋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昔三代埀統封建侯伯世位親親民用和睦宗周既滅六國并秦坑儒泯典革除五等郡縣設令封豕黎民大漢受命蠲其苛政寬以三章撫以因循至於

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淵默使萬民不擾也宣帝興於側陋知世所疾綜名核實賞罰必行刺史守相初拜輒親見問之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愁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民知不久則詐以求過故二千石有治能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爵至封侯公卿時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元至今三百餘載

俗浸彫弊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列城百里轉動煩數以殺害為賢以循理為劣以聚斂為辦以修已為弱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稅之如狼監司相望見非不舉觀政於亭傳責成於耳目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核實虛誕者獲祐束修者見黜或因罪而致高或處危以成名所以天災屢降治道未寧皆由於此也臣愚以為長吏理績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王制錮之

終身雖赦令不在齒列必競修善政親撫百姓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於是復申無故去官之禁閏月壬子恭陵廟災北海人郎顗上書曰臣聞天垂誡地見災異所以譴告人主克己修德也故應天以誠而不以言導下以躬而不以刑頃者宮殿官府多所治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宮盡力以致美愚以為諸所繕治事可減省以恤貧民以賑孤寡天之意也人之願也陛下躬親庶事詔書

每下廣開不諱之路以天下為憂百姓為念而不數見公卿責以政事誠優游養德之道也然三公者調和陰陽儀刑百寮今水旱連年五穀不登不能憂也官失其序庶事不治不能正也但遅迴偃仰稱病自逸忘天下之憂甘宴安之樂豈不謬哉尚書問狀顗對多言數術占候之事大吉以三公非其人將有饑饉水旱地震盜賊之變其後海賊攻會稽而青徐盜賊起西羌反明年四月京師地震其夏大旱略如其言華嶠曰漢之十葉

王莽篡位聞道術之士西門君惠李守等多稱讖云劉秀為天子自光武為布衣時數言此及後終為天子故甚信其書鄭興以忤意見疎桓譚以遠斥憂死及明章二帝祖述此意故後世爭為圖緯之學以矯世取資是以通儒賈逵馬融張衡朱穆崔寔荀爽之徒忿其若此奏皆以為虛妄不經宜悉收藏之惟斯事深與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而托云天之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占候術數能仰瞻俯察參諸

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有著明此盖道術之有益於後世為後人所尚也

二年夏四月丁丑封虎賁中郎將龔為襄邑侯執金吾商上書陳讓辭意惻至書十餘上上遂聽許爵阿母宋娥為山陽君尚書左雄諫曰臣聞高帝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封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皆有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蝕之變通道術之士咸歸於封爵不時之咎方今青徐饑饉盜賊未息陛下乾

乾勞思以濟民宜清淨無為以求天意誠不應追錄小
恩以虧大典上不從雄復諫曰臣聞君莫不好忠正惡
讒諛而臣莫不以忠得罪以讒得幸蓋忠言難入讒言
順耳易從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也是以世俗為忠
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
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尚書故事無乳母賜爵之制唯
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造生殘賊廢立之禍生則
為天下所咀嚼死則為海內所共快桀紂貴為天子而

庸僕惡以為比以其富而無義也夷齊賤於匹夫而王侯爭與為類以其貧而有德也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氏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愚以為人心不相遠其所不安遠近一也王聖之禍未絶於口傾覆之勢危於壘卵臣請歲以錢千萬給阿母内可以盡恩愛之親外可以不為吏民之所怪也上卒不從雄字伯豪南郡沮陽人也居貧好學經常以服勤不足學足學者懈怠宜崇經術繕治太學

既為尚書而陳之帝從其言更增弟子科除儒者為郎
百餘人雄上言曰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
風教若其面牆無以施化招災致禍為害不細孔子曰
四十而不惑禮四十彊而仕請自今孝廉不滿四十不
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試牋奏覆之端
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正其罪法
帝從之詔郡國孝廉年四十已上考德行試其經奏其
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令舉孝廉徐淑年未

滿限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有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是以
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淵子奇聞一
知十孝廉門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却歸郡守坐免時
郡國守相坐舉者百餘人初明帝時政嚴事峻九卿皆
鞭杖雄上言曰九卿位亞三等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
節動有庠序之義加以鞭杖誠非古典上即除之
袁宏曰夫謀事作制令以經世訓物使必可為也古者
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以為可仕之時

在於彊感故舉大限以為民表且顔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豈不偏乎己亥京都地震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奉洪業無以承順乾坤協和隂陽災眚屢見咎徵仍彰羣公卿士將何以匡輔朕之不逮奉答災異災異不空設必有所應其各舉敦朴士一人直言厥咎靡有所諱漢中李固對曰愚以為天不言以災異為譴告政之治亂主之得失皆上帝所伺而應以災祥者也王者父天母地體其山川今日蝕地動山崩晝晦

主將安立物將安寄昔江京之姦禍及骨肉至令陛下幽廢親履艱難天誘其衷陛下龍興海內莫不忻悅實有沛然改圖抑退權臣詢求善政以順天意夜而得之坐而待旦令則不然政令紛紜以復備蹈前軌矣臣伏在草澤痛心疾首誠以陛下聖德應期實當嘉會反衰斃之政弘中興之美其功甚易譬猶指掌臣聞善罰不如善政善賞不如善教善教之道宜從內起昔周宣孝文中興之主也皆改華服霈然易規乃能移風易俗及

之於古今封阿母恩賞太過常侍近臣威權太重臣案
圖書災異之發亦以為然今宜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納
方直令在左右陛下親發德音以招羣俊臨御座見公
卿言有稱意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旌忠善則陛下日
有所聞忠臣日有所獻君臣相體上下交泰阿保雖有
大功勤勞之恩可賜以貨賄傳之子孫列土分爵實非
天意漢興已來賢君相繼豈無保乳之養非不寵貴之
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梁氏子弟羣從

徼為列侯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妃后之家所以少有存全者非天性皆然但坐權寵太過天道惡盈也天有北斗所以斟酌元氣帝有尚書所以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以安萬機不治則天下以亂今陛下所共治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内則常侍黄門譬猶一門之内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危則同其禍由是觀之權柄不可不慎號令不可不詳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暫

遭凶年不足爲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復能救
政教一壞賢智馳騖不能復還令隄防雖堅漸有孔穴
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
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臣
以爲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釐理本朝雖有寇賊水
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陋心腹有疾雖無水
旱之災天下固不可不憂矣臣父故司徒臣郃受先帝
厚恩子孫不敢自比於餘隷故敢依圖書悉心以對不

敢虛造扶風馬融獨對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月以厚羣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時至嘉禾繁植天失其度則咎徵並至饑饉薦臻今科條品制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為能咸

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太急其毀之也曰太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誇譽鈞同寒燠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也好惡既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以先之不嚴以涖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為善之必利為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禮九職以農為本民失耕桑飢寒并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徳則休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材用為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昏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仕者不溢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太史

張衡對曰臣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有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風拔樹木開金縢而反風至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稱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兹間者京都地震雷電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及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就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令欲使一

人兼之茍外可觀内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制矣且郡國守相割符寧境為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涖民為百姓取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為奪人父母使嗟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臺閣秘密振暴於外貨賂多行人事流通令真偽渾淆昏亂清朝此為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為公者乎中間以來

妖星見於上震裂著於下天誡詳矣可為寒心明者消禍於未萌今既見矣修政恐懼則轉禍為福矣上覽衆對以李固對為第一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拜固為議郎權臣皆切齒於固將加之罪朝中名臣黄瓊等深救解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柔和自守内豎亂政不能有所裁固奏記於商曰今四海雲擾背義趨利父勸其子兄勉其弟皆先論價而後定位夫致一賢則國賴其功招一惡則天下被其害數

年已來妖怪屢起宫省之中必有陰謀將軍位尊勢重誠令王政一整必享不朽之福商不能用戊午太尉龐參司徒王龔以災異免六月太常孔扶為司空丁丑洛陽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本志稱李固曰陰類專恣將有分坼之象其後中常侍專權忿争之應也八月巳巳大鴻臚施延為太尉冬十月初隨月律作應鍾

三月夏戊戌大赦天下賜民爵八十已上米人一斛九十已上帛人一匹絮三斤秋七月羌寇濮陽冬十一月

羌寇武都壬寅司徒劉愷司空孔扶以災異免己巳大司農黄尚為司徒光禄勲王卓為司空

四年春二月丙子詔曰自今中官得以養子為後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汙免戊寅執金吾梁商為大將軍故太尉龎參為太尉商推誠實不為華飾嘗病多藏厚亡為子孫累故衣衾車馬供用而已租俸賞賜分與昆弟故舊虚心下士門無停賔檢約宗族親戚莫敢犯禁朝廷由是敬憚之在位所辟名皆四海英俊其

所招引推進如李固周舉等數十人時魏郡霍諝舅宋光為人所誣引刊定詔書繫洛陽獄考諷楚毒諝年十五奏記於商曰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罪傳曰人心不同其若面焉斯蓋謂其上下窕隆廣狹高甲之形耳至於鼻從目横眉在眼上未有不然者人心與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同也諝與光骨肉之親義有相隱言光冤結未有可信請以人情平之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

瑕纎介之累無故刋定詔書欲何救解就有所疑當
以道理質正安能冒觸死禍以解微細譬諸附子療饑
鴆毒止渴未入腹胃咽喉已絶豈可為哉光不定制書
情既可原臺閣執事知而不治吁嗟紫宫之門泣血兩
觀之下傷和致災為害滋甚明將軍徳盛位尊人臣無
二言行動天地舉措移陰陽誠肯留神省察沛然信理
必有于公髙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嘉謂辭意
即奏原光罪閏月丁亥日有蝕之十二月甲寅京都地

震詔百寮上封事靡有所諱
永和元年春正月己巳大赦天下詔問公卿北鄉侯宜
加謚列昭穆與不主否羣僚皆謂宜加謚司隸校尉周
舉議曰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未逾歲年號未
改皇乾不祐大命夭昏孔子作春秋爲制王子猛不稱
崩魯子野不書葬北鄉無他功德以王禮葬於事已崇
不宜稱謚上從之夏四月壬寅追號皇后母開封君冬
十月丁未永福殿火丙子太尉龎參以久病策罷故司

空王龔爲太尉十月武陵太守奏蠻夷望上恩請入貢比漢民議者以爲可聽尚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以蠻夷獸心貪婪難整是故覊縻撫綏受而不逆叛而不追今賦而稅之必有怨叛叛而伐之必復興士衆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患悔之不追上不從詡字昇卿陳國武平人祖父經爲獄吏常致于公之治獄及詡之生經曰吾雖不能及于公子孫可至九卿故字曰昇卿少失父母與祖父母居

年十三通尚書國相見而奇之欲以為吏詡曰祖母年九十居貧非詡無以自養乃止

二年春武陵蠻夷以貢非舊約叛三月乙卯司空王卓薨丁丑光祿勲郭乾為司空夏四月丙申地震五月癸丑山陽君宋娥有罪歸里舍秋七月日南蠻反交阯刺史樊演出討失利寇遂攻掠郡縣上甚憂之議者謂宜遣大將軍發荆揚兖豫四萬人赴救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議曰荆揚安穩發其吏救之可也今荆揚盜賊盤結武

陵南郡蠻夷未集長沙桂陽數被徼發難復擾動其不
可一也兖豫之民閑萬里征役無有還期恐十五萬户
不得一士郡縣迫促懼有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
温暑如有瘴氣恐死者十四五必道路奔散不能禁其
不可三也士卒比到萬里疲勞不可復鬬其不可四也
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日五
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
其不可五也設使軍到死亾者衆不足當復益發此為

刻割心腹而樂四支其不可六也今二郡徒叛還自相攻但坐徵發之故何況乃發四州赴萬里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使益州益州諺曰虜来尚可尹来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民力旬月破滅殄盡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不可任之驗也可但選有勇略仁惠以為刺史太守勿與争鋒以恩信招来赦殺傷之罪以息發軍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及張喬前在益州實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也文帝遣馮唐即赦

魏尚拜為雲中太守良帝就拜龔舍為泰山太守祝良等可用
皆宜即拜便道之官於是拜祝良九真太守張喬為交
阯太守二郡即安冬十月行幸長安祀陵廟丁卯京師
地震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地震夏閏月乙酉京都地震秋
八月乙卯太白晝見本志以為太將軍梁商父子貴盛
之象也巳未司徒黄尚以災異罷九月癸酉光禄劉壽
為司徒十二月戊申日有蝕之會稽九郡以聞京師不

見

後漢紀卷十八

後漢紀卷十九

晉　袁宏　撰

孝順皇帝紀第十九

四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地震初上之立閹官之力也由是寵之始專政事爭執權勢中常侍張逵等乃譖中常侍曹騰孟賁與將軍商名諸王子請收之上曰將軍父子我所親必是共嫉之耳乃誅逵等辭及在位大臣商

上表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在首惡賞不僭濫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致康乂也竊聞考故中常侍張逵等語多及大臣大獄一起無辜者衆非所以達和氣平政化也宜早決竟以息逮捕之煩上從之二月以商少子虎賁中郎將不疑為步兵校尉商上書曰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是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昔者晏平仲辭邶殿以守其富公儀休不愛魚食以定其位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禄於聖世故敢布腹心觸罪歸誠上許

之以不疑為侍中奉車都尉商疾邊吏失和使羌戎不靜并州刺史来機涼州刺史劉康當之官商親喻之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二君皆表素疾惡欲分明黑白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宜防其大惡忍其小過機康不從羌戎擾動機康皆坐事徵夏四月戊午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篤癃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貞婦帛人三匹九十以上人二匹是時良二

千石初有任峻蘇章後有陳琦吳祐第五訪之徒海内稱之峻字叔高渤海蓚人也為劇令洛陽自王奐之後連詔三公特選皆不稱職峻以公能名拜選文武吏各盡其用發剔姦盜不得旋踵民間皆畏之斷獄歲不過數十人其威禁猛於王奐而文理政教不如也後為太山太守蘇章字孺文京兆杜陵人也為冀州刺史勤卹百姓摧破豪侠坐免歸養高於鄉里時天下不治民多悲苦論者日夜稱章朝廷竟不能復用之陳琦字公魯

陳留人也為徐州刺史時有盜賊與吏士同寒苦爭為用後遷琅邪相天大旱用功曹伏禹之言條前相所賊殺無辜齋戒設壇而祭之數日天下大雨第五訪字仲謀京兆人也初為新都令恩化大行二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民饑米石數千訪開倉廩賑之不待上詔謂掾吏曰民命在溝壑太守權以救之由此一郡得全朝廷降璽書嘉之既而從輕騎循行田畝勸民耕農其年穀石百錢後為南陽太守護羌烏桓校

尉邊境服其威信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夏四月南單于寇河西天子開以恩信喻而降之單于脫帽避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迫切令自殺龜下獄五月己丑晦日有蝕之秋七月羌寇金城及三輔將遣西師謀元帥僉曰護羌校尉馬賢大將軍梁商曰賢本西方斗筲之子雖有割雞之效然齒以老矣不如太中大夫宋漢不從丁丑赦死罪以下及亡命贖罪各有差八月以弘農

太守賢為征西將軍稽久不進馬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效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乃飲酒高會不以為慮坐食穀米未聞所擊臣竊惑之夫事不復校而可收名獲實斯乃征討者之私便非國家之公利也臣聽輿人之頌云賢欲目前受降使譁聲東聞臣懼士卒將不堪命有高克潰叛之變也臣又聞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戎事不邇女器今賢野

次垂幕珍肴雜遝侍妾盈側　事與古反臣兄弟受恩誠
私憤悒鉛錫之刀以效一割之用臣願請兵五千纔加
部隊之號庶自率勵與之齊勇昔毛遂願處囊中趙之
廝養欲說燕將初為衆笑後效其功臣託儒者不便武職
猥陳此言訪之羣司知當受虛誕之辜唯加裁省不聽
融字季長援兄子嚴之子也兄續博覽古今同郡班固
著漢書缺其七表及天文志有錄無書續盡踵而成之
融少篤學多所通覽大將軍鄧騭聞其才學名為舍人

非其好也避地至梁州會羌戎擾攘邉穀踴貴困戹甚乃歎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也何則生貴於天下今以咫尺之恥而喪千金之軀非老莊之意也乃還應隲命轉為中郎校書東觀十餘年窮覽典籍稍遷尚書南郡太守坐事髡徙朔方遇赦還為議郎融美才貌解音聲學不師受皆為之訓詁弟子自遠方來受業者常千餘人融本外戚家雖好儒術而服飾甚麗坐絳紗帳侍婢數十聲妓不乏於前弟子以

次相授鮮有覩其面者十一月遣匈奴中郎將將兵討
南匈奴叛者斬首二千餘級叛者乞降是時朝政多僻
競崇侈靡侍中張衡上書曰臣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
體承天中遭傾覆之變以應潛龍之德及乘雲高濟盤
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任必先倥偬之也親履艱難尤
知物情故能一貫萬機無所疑惑宜獲神祇之應受黎
庶之譽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天道幽遠成敗易覩近
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恭儉畏忌必蒙福祉

奢淫慆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遁忘返豈惟不肖中才皆然茍非大賢不能思義故過結罪成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戒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孽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暘若也懼羣臣奢泰昏迷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都地震土裂土裂者威分地震者民擾也君以静唱臣以動和威

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正也竊懼君有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監孔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見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大柄不由天斷懲忿窒欲事依禮制禮制修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聖允塞災沴不至矣衡雅好墳籍惟不信圖緯以為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

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睦孟之徒其所著述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
祕書閲定九流復無讖書讖書出於哀平之際皆虛偽
之徒以矯世取容不可信也衡乃上書具陳讖不可用
衡字平子南陽鄂人也和帝世為尚書郎是時承平日
久天下奢泰自王公至於庶人莫不逾制故衡作二京
賦諷焉衡精微有文思善於天文陰陽之數由是遷太
史令衡作地動儀以銅為䑛圓徑八尺形似酒樽合蓋
充隆飾以山龜鳥獸樽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

外有八方兆龍首銜銅丸蟾蜍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

樽中張訖覆之以蓋周密無際若一體焉地動搖樽所

從来龍機發則吐丸蟾蜍張口受之丸聲震揚伺者覺

知即省龍機其餘七首不發則知地震所起從来也合

契若神自此之後地動史官注記記所從方起来覲之

者莫不服其竒又作渾天儀衡深歎揚雄太玄經謂崔

瑗曰覲太玄經知子雲殆盡陰陽之數也非特記傳之

屬實與五經相擬漢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所以作者

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太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已之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久之出為河間相衡所著述皆傳於世九月太尉王龔以疾罷初龔患宦官之亂上疏言其罪宜罷遣逐之宦官乃使客作飛章欲陷龔以罪詔太尉龔亟自實從事中郎李固說大將軍梁商曰王公束修厲節而受讒佞之患夫三公尊重舊典不有大罪不至輕問也王公沈静内明若有他變朝廷獲害忠良之名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宜

救其艱商從之由是得免龔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安帝時為司隷校尉京邑肅然有高名於天下初龔夫人卒龔與諸子並扶杖行服是時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夭復何恨哉議者兩譏焉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討羌到射姑山迴三月庚午司空郭虔久病策罷丙午太僕趙誡為司空秋八月丙午大將軍梁商薨初商會於洛水請從事中郎周舉舉稱疾不行商親昵皆會焉倡樂既畢終以薤露

之歌坐中皆流涕舉聞而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懼将有禍俄商疾困移歸舊第敕冀不疑曰吾以無德受恩深厚生無補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食飯含玉珠神物無益朽骨但增塵埃我生平所不願雖有聖人定制亦有權時之宜方今邊境未寧盜賊未息朝廷用度常若不足氣絶之後便斂以時服殯已便開闗畢便葬上無損於國下從我本意孝子善述人之志忠臣每事依先公必從吾言使魂神有知無恨於黄泉冀

不疑欲奉行朝廷不聽車駕親臨謚曰忠侯以河南尹
冀為將軍不疑為河南尹九月羌寇武威辛亥晦日有
蝕之冬十一月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屯兵三輔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大赦天下二月丙辰詔大將軍
公卿舉賢良方正探賾索隱者各一人夏六月以匈奴
立義王兜樓儲為南單于立於京師公卿備位使大鴻
臚授印綬引上殿賞賜閼氏以下各有差初商病篤上
親臨幸問以遺言商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

中郎將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上拜舉諫議大夫及是之時連有變異上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之舉對曰陛下初即位遵修舊典遠近肅然頃年以来稍違於前朝多寵幸禄不原德府藏空匱有乏觧之心觀天察人方古準今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治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敕州郡察彊豪大姦以時擒討於是下不循法盜賊並起殺長吏二千石横行州郡不能禁歸罪刺史二千石

上乃名舉與羣議遣八使秋八月遣光禄大夫張綱侍中杜喬等八人持節循行天下表賢良顯忠勤貪汙有罪者雖刺史輒收以聞喬等奉命而行唯綱獨埋車輪於都亭不動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兾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過厚之恩以芻蕘之姿居阿保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賛日月而専為封豕長虵肆其貪饕甘心貨賄縱恣無厭多結謟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一

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京都振竦時皇后内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主諸梁姻族冠冕盈朝上雖信綱言然卒不罪冀侍中杜喬奏免陳留太守梁讓濟陽太守汜宫濟北太守崔瑗贓罪狼藉梁氏親黨也薦泰山太守李固在郡忠能徵固為將作大匠固亦方直不撓好推賢士上疏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精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以積精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遣使觀寶楚王乃列其賢臣以為國寶秦使懼

之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之閭羣俊競至名過齊桓斯誠積賢之符效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徵江夏黄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優位是以巖穴幽人肥遯之士莫不彈冠振衣樂為時用四海歡然歸服聖德自頃以来漸更陵遲諸侍中皆膏粱之餘勢家子弟無宿德名儒可顧問者愚以為瓊等久處郎署已且十年誠恨陛下隆崇於始而棄之於末也光禄大夫周舉侍中杜喬深

沈正直當世名臣宜登常伯豫聞國政者也天子納焉大將軍梁冀怨張綱之奏已也會廣陵賊張嬰殺刺史二千石冀以綱為廣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則欲以法繩之前太守往多輒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須兵幾何對曰無用兵為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嬰大驚劇走閉壘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告嬰嬰見綱推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所

疾苦禮畢乃喻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問之也故民相聚以避害也二千石信有罪矣為之者又非義也忠臣不虧君以求榮孝子不損父以求富天子仁聖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禄相榮不願以刑罰也今誠奉詔則轉禍為福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今不料强弱非明也棄福取禍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絶無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非勇

也六者禍福之機也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臣不能自通王室數為二千石所枉不堪困苦故遂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耳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也愚贛自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也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戮之有嬰曰茍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没齒爵位非望也嬰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分必及禍得綱言曠若開明乃辭

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綱綱悉釋縛慰納單車將嬰入營置酒為樂大會月餘撫循以意莫不委心謂嬰曰卿諸人積年為害一旦解散方垂蕩然當條名上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復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悉為安處居宅子弟欲為吏者聽之不欲不彊為吏則隨才任職為民則勸以農桑四業並興南州晏然論綱功當封為冀所遏絶故不俟天子美其功徵用之疾病卒官時年四十

六朝廷甚惜之嬰等三百餘人皆衰杖送喪哀同考妣

封中常侍輩順為列侯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劉壽以災異罷十一月司隷校尉趙峻為太尉大司農胡廣為司徒十二月封故征西將軍馬賢孫承光為列侯以賢死王事也

二年冬十月辛丑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犯大逆以下出縑贖罪禁吏民無酤酒十二月辛丑死罪不能入贖者遣詣臨羌居二歲匈奴中郎將馬寔有功於邊詔

書褒奬賜錢十萬寔字伯騫扶風茂陵人也晝誦經書夜習弓兵希慕名流交結豪傑荷擔徒走不遠千里山陽王暢知名當時寔慕其名故往之暢欲觀其舉措不即見敕門曰行經日未還寔留住彌日而故云未還寔謂從者曰夫孝子事親行不逾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暢聞之即引俱入知其異士也既入見其母結好而退寔臨退執暢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感明之世當垂名千載不可徒存天壤之間各遇當仁之功

勿相忘也歸舉孝廉補尚書郎西羌之難王暢薦寔於

執事由是為匈奴中郎將

建康元年春尚書僕射黃瓊上疏曰臣聞古之帝王莫

不敬恭神明卹勞農事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所

以率先羣萌勉勸農功昔宣王不籍千畝虢公以為大

譏伏惟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

懷柔百神雖詩詠成湯書美文王誠不能加今廟祀適

訖而祈穀方至恐左右忠孝不欲屢勞聖躬以為親耕

可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所以迎氣東郊以應時風伏願陛下率羣后冕旒三推則和澤滂流蒼生有賴上從之夏四月辛巳立皇子炳為皇太子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上使中常侍高梵迎太子不齎詔書直詣承光宫以車載太子出太子太傅杜喬不能止不知所為御史种暠適至横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貳巨命所繫常侍来無詔書何得將太子去安知常侍非姦邪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遣

詔尚書得報乃聽太子既至上嘉暠持重稱善者良久

秋八月徐揚州盜賊羣起遣御史中丞馮放督州郡兵

討之庚午帝崩于玉堂遺詔無起寢廟衣皆以故珠玉

玩好皆不得下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太后臨朝

以太尉趙峻録尚書事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于憲陵

尚書欒巴坐諫作陵不欲壞民冢下獄免為庶人丙午

京師地震詔公卿特進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者各一人皇甫規對策曰陛下聖德欽明聞災責躬咨

鶱羣僚招延敢諫臣得踐天庭承大問此誠臣寫憤畢命之期也臣伏見孝順皇帝初勤王事綱紀四方天下欣然幾以獲治自後中常侍小黄門凡數十人同氣相求如市賈焉競思作變導上以非因縁嬖幸受賂賣爵分賊解罪以攘天威公卿以下至於佐吏交私其門終無紀極頑凶子弟布列州郡並為豺狼暴虐羣生天下擾擾從亂如歸至令風壊俗敗招災致寇今宜庭問百寮常侍以下尤無狀者亟便絀遣與衆共之披埽其黨

蕩滌其賄以答天誡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此之謂也大將軍河南尹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舊有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而天下區區顧其霈然增修謙節省去游娯不急之費減廬第無益之飾近儒術考論經書輔佐日月宜有至效夫朝者舟也民者水也朝之羣臣乘舟人也大將軍兄弟操楫者也雖曰衆也在所欲之茍能卒志畢力守遵常軌以度元元所謂福也或乃怠弛中流而捐棹放楫將淪波濤歸咎受

慿可不慎乎臣生長邊遠希步紫庭怖慴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閒已以規對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冬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稱上將軍殺略吏民已酉令郡國死罪繫囚減死一等徙邊戍於是殤帝廟次在順帝下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躋僖公於閔公上孔子譏之經書曰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至定公正而下之孔子是之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代法也殤帝在先於親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

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上不從舉字宣光
汝南汝陽人也聰敏多識善屬文學者為之頌曰五經
縱橫周宣光初辟司徒掾稍遷州刺史尚書令左雄薦
舉為尚書俄而雄為司隷詔書選武猛任將帥者選故
冀州刺史馮直直卒坐罪減死又無武猛驗舉劾奏雄
後復為尚書令雄謂舉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選清
高舉曰詔書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
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

宣子僕宣子謂大夫曰可賀我矣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悟君之與宣子殊也雄謝而服之舉公亮不撓皆此類也

後漢紀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費恩綸

後漢紀卷二十

晉　袁宏　撰

孝質皇帝紀第二十

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是時徐揚州盜賊起太后畏懼欲徵諸國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弱乃天下之君也今日崩亡百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不舉哀邪昔始皇崩于沙丘胡亥趙高隱而

不發詐定璽書以賜扶蘇斂裹尸載以鮑魚二千餘里近安帝崩於葉阿母王聖耿珍閻顯等遂倍濟陰更議平原載尸驅馳還宮乃發北鄉侯𧶘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隱秘卒有孫程手刃之變三主崩没臣子掩蓋日不移晷旋受大禍此天下之至忌不可之至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時清河王蒜年二十餘冣有名德大臣歸心固意欲立謂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明德付以政事願將軍審詳大計陳平周勃之引代王霍光安

世之立宣帝可以為法初章帝生千乘貞王伉伉生樂安夷王胡胡生嗣王鴻鴻生建平侯續梁兾欲立幼主而專其權與太后定策禁中丙寅詔曰先帝早棄天下胤嗣幼沖何悟倉卒仍遭不造惟太后定策考人神之誠唯建平侯續幼而岐嶷師傅不煩年已八歲克昌之形著于體貌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其以續為孝順皇帝嗣使使持節迎續於都亭是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於是蒜罷歸國太尉固言於太后曰今東面有事

役費方興新有獻陵之役百姓疲矣大行皇帝尚幼可於憲陵塋中造陵依康陵之制三分減一以舒人力從之太后以頻遭大憂政之大小悉委冢宰是以固得盡心多所匡正數與梁兾違忤由是疎之己未葬孝沖帝于懐陵二月乙酉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二匹三月揚州盜賊馬勉自稱皇帝伏誅夏五月丙辰太后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祚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

統業而前世令恭陵在康陵之上追覽前代位第之宜先後相踰昔定公追順祀禮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六月鮮卑寇代郡殺掠吏民秋九月庚戌太傅趙峻薨冬十二月九江盜賊華孟自稱黑帝伏誅

本初元年春正月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洪範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以逆感休徵應天前聖所重頃州郡輕慢競逞殘暴陷人於罪民罹其害惡氣傷

和以致災眚書曰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養敬始其勅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寛三月庚申詔曰九江廣陵二郡俱罹寇害殘夷最甚民失農業生者饑乏死者委棄昔之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已有之令我元元嬰此饑饉方春賑貸掩骼之時其調鄰郡見穀出廩大小口各有差收葬骸骨悉心經營以稱朕意夏四月令將軍以下至六百石遣子詣太學試受業滿歳課試以髙第五人補郎次第五人太子舍人六月丁巳大赦

天下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
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三匹閏月甲申帝崩于玉堂初帝
雖幼知梁兾專權頗以為言兾懼後不免因行鴆毒帝
暴不豫太尉固入問疾帝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
可活兾曰吐利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號哭欲推醫
兾不聽固復欲立清河王蒜與大鴻臚杜喬言之於朝
衆皆同焉初章帝生河間王開開生蠡吾侯翼翼生志
梁兾以女弟配志徵至京師會帝崩兾欲立志逼於李

固之議至日暮而不定中常侍曹騰聞之恐夜見大將軍冀曰將軍累世攝政賔客縱横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即位將軍受禍不久矣若立蠡吾侯則富貴可保冀因言太后定策禁中先策免太尉李固

袁宏曰若李固者幾古之善人也將立昏闇先廢李固李固若存則明必建而天下弗違也嘗試言之曰夫稱善人者不必無一惡言惡人者不必無一善故積惡之極有時而善惡不絶善中人皆是也善不絶惡故善人

務去其惡惡不絕善故惡人猶貴於善夫然故惡理常賤而善理常貴今所以為君子者以其秉善理也苟善理常貴則君子之道存也夫善殊積者物適重義殊多者世適貴善義之積一人之身耳非有萬物之助而天下莫敢違豈非道存故也古之帝王恐年命不長懼季世之陵遲故辨方設位明其輕重選羣臣之善以為社稷之寄益取其道存能為天下正嗚呼善人之益豈不大哉於是司徒胡廣為太尉司空趙誡為司徒太僕袁

湯為司空太后詔曰孝質皇帝胤嗣不遂奄忽天昏以社稷之重考宗室之賢莫若蠡吾侯志年已十五嘉姿卓茂其立為孝順皇帝嗣庚寅大將軍持節迎于夏門亭是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太尉胡廣録尚書事封帝弟名為都鄉侯悝為蠡吾侯秋九月尊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趙姬曰孝穆皇后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匽姬曰孝崇博園貴人是歲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冀以問掾朱穆穆對曰易稱利涉大川乘木舟虛災異記曰利

涉大川濟渡萬民也舟船所以濟渡萬民不絶遊戲船覆者天誡將軍以為有德宰相當濟渡萬民於難不可長念樂身務游戲而已及帝即位太后臨朝穆素善推災異欲輔道冀以扶王室乃奏記於冀曰宜專心公門庶能斥逐邪惡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稱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天地大驗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

陰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行師言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而親其忠正絶其姑息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誰能傾之穆意欲言宦官恐粪漏泄之然不能已復附以密記曰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又有小戹當急誅姦臣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天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

試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有非任者穆又薦名士种暠欒巴等而其後劉文等謀反事起有黄龍見沛國於是冀以穆龍戰之言為然乃請暠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穆自以冀故吏數奏記諫曰今宦官俱用水銙為害而京師之費十倍於前河内一郡嘗調縑素綺縠纔八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官無見錢皆出於民民多流亡皆虚張戶口戶口既少而無貲者多當復割剝公賦重斂二千石長吏遇

民如虜或賣用田宅或絶命揰楚大小無聊朝不保暮又有浮游之人矯稱賈販不良長吏妄為驅使令家人詐乘其勢此類交錯不可分别輒以託名尊府結怨取譏昔秦之末不恤四方近親市人數如此故以為安穩一旦瓦解陳項並起至於土崩近永和之末人有離心興徒發使不復應命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頼順烈皇后初政清淨乃獲安寧今民心事勢復更戚戚困於永和撫安之急誠在大將軍先易二千石長吏非其人者

減廬第園池之作距絶州郡貢獻内以自明外以解人之戹今日行之則今日從矣冀既貪放而復納賂遺承事國家左右宦者與之通爲姦利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刺史二千石穆又奏記曰大將軍内有貴親之固外有功業之重誠不可復枉道散財以事左右近臣宦者選舉刑賞有干典制輒率公卿詣朝堂纍其罪咎則改節從訓猶影響也今反越津逾序以大事小以明事闇從其過言隨其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戾傷損財物壞亂

綱紀左右近官並以私情干擾天下雖大而民無所容足也餘尚可忍官位之事尤不可私毒害流布日夜廣遠願大將軍省𢫬他事十刻之閒考案古今官民之極度數作趣較然可見如不早悟舟中之人皆敵國也若以穆輕愚不信其言可呼所親識古今者請徵校其實不可不誡懼有後恨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也其言雖切然不甚罪也初大將軍商獻美人於順帝美人姓叉字通期順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

冀即遣客盜通期還會商𦓎冀行服於城西廬常與之居冀妻孫壽伺冀出即多從倉頭篡通期歸掠治之因言當上書告之冀大恐頓首請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之遂幽閉通期冀復私召往來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知之使其子河南尹徹滅友氏家冀恐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至年十五冀被誅乃出孫壽甚美而善為妖惑性鉗忌能制禦冀冀不敢違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每往來屏御者而私語遂與宮通

威振百寮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為謙讓唯孫氏宗親相冒名為侍中中郎校尉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使私客籍屬縣豪富大家被以誹謗之罪閉獄掠笞使出錢自贖不滿意者至於死徙㝎號之聲滿天下四方調發貢獻半入冀家先輸上第而乘輿乃用其次又競上禮奉贄及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多遣賔客車騎出塞交通外國致汗血馬奇珍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

而所使人又乘勢横暴略人妻妾美人婦女毆撾吏卒
與盜賊無異冀於洛陽城門内起甲第而壽於對街起
宅競與冀相高作陰陽殿連閣通房魚池釣臺梁柱門
戶銅沓紵漆青瑣丹墀刻鏤為青龍白虎畫以丹青雲
氣又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殽窮極工匠之巧積
金玉明珠充仞其中起室廬周環亦如之又多規苑囿
西到弘農東至滎陽南及魯陽北徑河渠周旋千里諸
有山藪丘麓皆樹旗大題云民不得犯又起苑於南城

西繚繞數十里大興樓觀發屬縣卒徒繕治數年乃成移檄發生兎刻其毛以為識犯者罪至死又發鷹犬於邊郡部民護送驅使傳厨具食募人求名馬至數千匹西域嘗有賈客来不知禁誤殺一兎轉相告言死者十餘人又妒害諸梁長者及諸弟不欲令與已同其不疑及冡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追捕其賔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别第於城西以納姦亡命者賔其中或取良民以為奴婢名曰自賣民至千人因負勢

放縱道市莫敢問者冀與壽共乘輦張羽葢飾以金銀
遊戲第中賔客詣門不得通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十
月冀與壽及諸子相隨游獵諸苑中縱酒作倡樂

後漢紀卷二十